佛說八師經

# 佛說琉璃王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詞

聞如是一時佛遊迦維羅衛釋氏精舍尼拘類樹下與五百比丘侍者阿難金剛力士樓由俱於城中有舍夷貴姓五百長者共為世尊造立講堂自相興揩講堂成已當請正覺於上設供沙門梵志長者居士群黎人民不測舍衛國王時有太子名維樓黎不得先佛妄升此堂若違要者罪在產青之初與琉璃寶俱因以為號領衛士定省外氏方来入城見視講堂高廣嚴淨都雅殊妙世所希有則於其上獨止息涼監講堂者往白諸貴姓言舍衛太子来止講堂貴姓聞之興怒罵曰吾等家產有何異德敢登此堂本造斯殿乃為佛舉當具上饌延屈世尊至真聖眾供養畢訖然後吾等乃宜自處而微者前尊置體于此尋遣使者而罵辱之催逐發遣令不久滯所蹈之地剗去足跡所履寶階輙更貿易時琉璃太子聞其罵音姿色變動心懷毒恚勑太史曰深憶記之須吾為王當誅此類太史阿陸陁

不久滿而踞之拔發去足踞門屋實門
輙更貿易時琉璃太子聞其罵音姿
色變動心懷毒恚勅太史曰深憶記
之須吾為王當誅此類太史阿陸隨
晉名無信能觀天文占究災恠令書
此狀內于帶中侠惡識非嚴退還歸
不復前至朝覲外家太子父王名波
斯匿與后末利駕乘導從詣祇樹園
下車却蓋免冠解劍屏拂脫屣除四
種兵步涉小徑與末利俱五體投地稽
首為禮却坐一面琉璃太子時歸還
宮無所瞻覲問左右曰父王太后令為
所奏曰造佛太子聞問從卒所領不
復解嚴遂至精舍曰宜知是時於是
太子適害翼從王之近臣五百餘人
一時衰滅却王冠幘蓋劍拂屣服乘
諸飾外無舊者於時世尊為王及后說
世無常愛欲合會別離法句王立不
退轉后得觀道迹佛說經已王稽首
退不見侍輔而進户狼藉唯王衣冠
二人得免逃入樹間還與王遇王問
之曰群僚所在二人各曰太子卒勒
所統皆將還宮王謂末利太子造不順
謀逆如斯素知此吾當避以國付之
精舍左有族姓愍王及后體柔狀樂
不堪步涉濟以車乘弊陋難處遂升
進道至于城門先時太子列五百人

譴逆如斯素知此吾當過以國付之
精舍左有族姓愍王及后體柔忻樂
不堪步涉濟以車乘弊陋難處遂升
進邁至于城門先時太子列五百人
置門鎮衛勅門監曰若父王來勿聽
使入王曰若不得入吾將焉如曰詣
大王當令出境時王被斯匿涕泣哽
噎以偈歎曰

誠哉世尊教　所演審而諦　興衰與貴賤
一切無常住　寧守戒念道　不貪厚俸祿
僥聞講法會　不願億國土　王據國恣情
饕餮違所欲　聞法蒙解脫　塵垢用消除

尒時觀者無數千人聞王歎音八百
人發大道意皆立不退轉憂色不悅
王后末利白王曰幸勿愁憒可共俱
逝還我父國即便進發七日七夜到
迦維羅衛兜薩聚值冥門閉亦不得
入各共飢渴無所向仰求乞無地止
於水傍人洗菜處得遺蘿蔔食之臚
脹腹痛而薨王后悲慟舉聲大哭守
聚者問曰何人乎曰吾王后也又問
王為在何乎后曰痛哉王薨水側聚
守門者即馳白會最諸貴姓貴姓聞
凶奔波驚愕尋皆來出賻贈殯棺闍
維如法咸皆歸悼莫不推感尒時貴

族釋摩男者瞿曇之父也與諸豪右
以偈歎曰
有子有財思惟波波　我自非我何有子財
愚癡自怙豪尊有終　太子用國墮入地獄
釋氏貴姓二百五十深惟無常得不
退轉五百女人未出家者得不起法
忍於是琉璃太子聞父王薨即在殿
釋制為王異道太史出帶中書證案
本狀記惡之忌聞之大怒心意憤踊
召四種兵伐迦維羅衛佛知其意從
精舍出止于路要坐於芰枯樹下斯
須之須太子軍至時琉璃王遥見世
尊即便下象車稽首于地長跪問佛
唯天中天有菩提附耆尼拘類秘鉢
優蠱鉢薩羅怛羅揵尼赦羅有此七
樹其陰高大有德茂盛何因棄捨處
枯槁多剌樹耶佛告琉璃王雖有七
樹樹陰茂盛盛豈有常吾坐剌樹以
為安隱用哀愍傷親屬故也王心念
言先古所載藏室秘識用兵征旅遇
沙門者轉迴軍還況今值佛焉得進
卒稽首佛足即便反旅還乎舍衛來
日來久侍者阿難力士樓由翼從世

尊還尼拘類園令阿難敷坐宣告四輩
皆令集會時佛尊顏姿容無燿項無
光明衣服變色阿難察坐以定則整
衣法服右膝投地叉手白言侍尊積
年未覩三變佛告阿難却數七日迦
維羅衛釋氏貴姓皆當傷斃現斯變
者為中家持服故也大目揵連前白
世尊是何足言我之神力正覺所究
能以右掌舉舍衛國跳置空中上不
至天下不至地琉璃王煞焉能得乎
佛告目連知汝威德過足如斯宿命
之罪誰當代受又曰能以鐵丈籠蹝
遮此國上又以鉢覆使無形候擲置
他方異土又以四披須弥山南內著
于山然後合之各得所安又大海水
深廣之量三百三十六万里我以此
國淨置中央令諸人民無往來想又
一以此國倚須弥山頂復能倒覆令
無毀害又下没之金剛地際又打擲
于琉璃王衆四種之兵置大鐵圍山
奏使兩怨歒不相討伐佛言善哉世
尊信汝此十威力能辨此舉舍衛貴
戚宿世殃罪孰堪畢償而代受者阿
難白佛寧有譎詭祐護此國令安隱
乎佛言若舍衛人能同心不與外雜

威宿世殃罪執堪畢償而代受者阿
難白佛寧有諸詭祐護此國令安隱
乎佛言若舍夷人能同心不與外雠
有往来緣國可全也太史三諫王冝
用時進討舍夷王聞赫怒興軍勒衆
世尊知之還坐枯樹如是至三王亦
三還第四征時佛不遂屬精銳四品
之兵到舍夷國界釋氏豪姓右亦多
集衆出而禦之族黨驍勇雄盛善射
射四十里者射二十里者十里者七
里者任其本德御飛破初箭不虛發
折一髮以為七分去有里數射盡中
之尋聲應弦曾無遺漏於是交戰射
琉璃王軍穿楯折幢裂蓋摧杠截轅
轢攝史鎧帶鞶絕弓弩弦不害象馬
牛畜之命射珥辟指環釧瓔珞而不
中肌前翦除鬚鬓左右眉鬚鬓毛聽亦
不害體琉璃怖駭問臣下曰敵去此
幾何而箭所至傷毀若茲荅曰或四十
里二十十里近者七里王聞加悸不
能自寧將破敵軍即悸退還太史諫
曰大王莫懼慎無敗却舍夷人民皆
奉佛戒為清信士慈仁不煞以箭恐
人無傷害意寧自喪身不危生命且
更整陣併心撲討將牢持重尅捷不
諸臣咨曰察敵軍射陷遠無飛非

者傷形者汝傷士者命不氣以體悲
人無傷害意寧自喪身不殺生命且
更整陣併心撲討將卒持重尅捷不
諸臣啓曰察敵軍射陷遠無邪非
所排懼被摧折永令臣等為糜裁之
虜箭不可當置時攝安小史之謀不
足尊從各各心動志在進但王大奮
怒催勑進戰令衆外衆奔走堡城閉
門自固列陣圍繞至于七日示寤去
就招懷誘納唱令內冠宜時歸命若
不出降殄滅尒類釋氏共議當堅城
守御當閉門稽顙當審滑奔竄躊躇
狼狽則各賦籌詩驗定衆心受籌者多
不受者少以少從多開門助惡成稽
內舉外應欲令敵勝勸善者少得開
門入入捨然門衛五百人斬害不貲
生縛貴姓三万人埋著于地但令頭
現驅迫群象比足蹈煞然後駕犁而
耕其首值此酷者皆須陁洹釋摩男
者彼斯匿之舊好也自謂國人諦觀
無常苦毒之對宿罪當償勿懷怨恨
生現尋死存者忽終若干之痛斧解
五桄唱然悲歎食福同時而受禍一
處豪族七万餘生復見見生獲鐵鑽
其頸貴姓女千人以鎖貫之羅竪道
側貴姓年少嬰兒置于格上而射煞
之時琉璃王見釋摩男與衆辛苦顧

屬家族七[illegible]

其頸貴姓女千人以鎖貫之羅竪道
側貴姓年少嬰兒置于格上而射煞
之時琉璃王見釋摩男與衆辛苦顧
謂臣曰是何人乎答曰釋摩男釋摩
男之來欲有所乞王曰現之釋自陳
曰王之大王存遇隆厚聽納所啓當
具以聞王識委曲恣其所說願節威怒
唯攉止兵無令放逸多所殘害我入
池中斯須當還與王齊議立見榮也
待我出水乃復燿旋王心與口意人
在水中勢不得久即聽所白於是摩
男為國人民遣大尼故辭行入池解
髮繫樹自沉于水良久不還王大怯
馬遂遣左右往求料索於樹根下得
其尸喪出殯池側王甚憐之有慈哀
心用門族故自沉而死其義若茲吾
為國主不慈小忿豈當急戰使所害
弥熾乎前三億人畢對併命次三億
人蒙自然之救得皆視息奔突走脫得
全濟命又三億人修家供養歡醼㬎
怡伎樂自娛不知外有併命之尼亦
不聞有奔波之怖安雅如常一無所
豫琉璃王厚遇摩男存寵其後王平
舍夷更立長安慰畢訖還舍衛國佛
與弟子至迦維羅衛見諸人民傷殘
者多又察衆女人杌無手足耳鼻支

孫琉璃王歷[illegible]
舍夷更立長安慰畢訖還舍衛國佛
與弟子至迦維羅衛見諸人民傷殘
者多又察衆女人兀無手足耳鼻支
體身形裸露委在坑塹無用自濟世
間苦痛如是不仁之人相害甚酷佛
言諸比丘彼琉璃王肆意惡逆罪盛
乃尒却數七日有地獄火當燒煞之
現世作罪便現世受太史奏讖佐與
佛同王大恐怖乘船入海冀得自免
停住海中至于七日期盡水中則有
自然火出燒船及王一時灰滅世尊哀
愍諸裸露者即以威神動忉利天紫
紺之殿帝釋及后首耶之等無數天
子各賫天衣俱共來下以服覆遍裸
露厄者佛為衆女而說偈曰
諸仁自所見　現在變如是　畢故莫造新
後可長度脫
佛數偈已復為說法諸來觀者天龍
鬼神阿須倫迦留羅真陁羅摩休勒
梵志居士長者人民無央數千聞佛所
說五百比丘漏盡意解五百梵志其
餘現人見國荒毀傷殘之痛出家遵
道皆為沙門五百夫子立不起法忍
二百阿須倫千龍王皆發無上正真
道意滿坑五兀裸形男女命盡得上
生忉利天千五百人得見道迹千人

佛同至大恐怖乘船入海冀得自免
停住海中至于七日期盡水中則有
自然火出燒船及王一時灰滅世尊哀
愍諸裸靈者即以威神動忉利天紫
紺之殿帝釋及后首耶之等無數天
子各賫天衣俱共來下以服覆遍裸
靈尼者佛為衆女而說偈曰

諸仁自所見　現在變如是　畢故莫造新
後可長度脫

佛數偈已復為說法諸來觀者天龍
鬼神阿須倫迦留羅真陁羅摩休勒
梵志居士長者人民無央數千聞佛所
說五百比丘漏盡意解五百梵志其
餘現人見國荒毀傷殘之痛出家遵
道皆為沙門五百夫子立不起法忍
二百阿須倫千龍王皆發無上正真
道意溝坑五杌裸形男女命盡得上
生忉利天千五百人得見道迹千人
得不還證佛說此已一切邊聞稽首
而退

佛說琉璃王經